

莲花潮声

难忘繁忙和辛苦的“双抢”

□加安

在海岛的农户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，叫做“春争日，夏争时”。“春争日”，意思是春天农事甚为重要，一日也不能耽误，“一年之计在于春”嘛。“夏争时”，就是说在夏天要争分夺秒争时间收割早稻，并且一定要赶在立秋前插下晚稻秧苗，不然就会影响秋季后的收成。因此，每年七、八月尽管烈日炎炎，生产队男女社员都得抓紧时间抢收早稻，抢种晚稻，农户们习惯地称之为“双抢”。

绵绵春雨中，开启春耕生产

1962年3月至1965年8月，我亲身经历过四年繁忙且艰辛的“双抢”劳动。1962年3月份，初三上学期我没去学校报到，辍学回家参加了以继日。俗话说:“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。”农民群众牢记几千年来前辈积累起来的经验，丝毫不敢违拗。用了十多天时间，生产队的水稻田都插上了绿莹莹的早稻秧苗。热闹的春耕生产，如一台戏紧锣密鼓演完就落下了帷幕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田间管理，耘田、施肥、灌溉，在农户们的辛劳与祈盼中，早稻逐渐生长、扬花、抽穗、成熟……

七月的下旬，骄阳似火。六横岛上广阔的田野上是一片成熟的早稻谷，一阵阵风儿吹拂，翻滚起一层层金黄色的波涛。1962年，早稻谷长势喜人，生产队的男女社员脸上挂满笑厖，迎接开镰收割日子的到来。

七月骄阳，穿着长裤长袖下田

繁忙而辛苦的“双抢”开始了。我第一年就以生产队一名正式社员参加“双抢”劳动。天刚蒙蒙亮，我穿上一件厚实且陈旧的卡其上衣，一条打着补丁的长裤，头戴草帽，手持镰刀，可谓全副武装。这是祖母为我武装的。我有点疑惑不解，问祖母:“这么热的天气，怎么要我穿介厚实的长裤、长袖?”祖母笑了笑说:“能防晒，能吸汗。”说完还叮嘱我，别把袖子卷起来。

火盆似的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。生产小队凡有劳动能力的男女社员都集合在村口的晒谷场上，听着生产队长开镰前动员讲话。队长站在仓库门口的石凳上，赤着脚，两只裤管卷得左高右低，先是狠狠地吸了口大红鹰香烟，接着从鼻孔中冲出两股长长的烟雾来。队长如注射了兴奋剂，亮起嗓门，只讲了三五句话，

但铿锵有力，突出了“双抢”，就是要求全体社员齐心协力，抢时间收割早稻，抢时间种下晚稻。然后，分配劳动任务:“今天，全力以赴收割早稻……”在生产队长的带领下，一列长长的收割队伍浩浩荡荡地向着村外的稻田走去。四个男社员光着脚板，抬着两台脚踏打稻机，紧跟在队伍的最后面。

割稻队伍一字排开，每人割六株

社员们来到田头，割稻的人员一横队排开，每人割六株，大家鼓足了干劲，躬着腰，挥舞着铮亮的镰刀，响起一片“嚓、嚓、嚓”的割稻声。大约过了一个时辰，金色的稻禾被割倒一大片，一行行整齐地摆放在稻根上。跟在割稻社员后面的是两台脚踏打稻机，每台打稻机由四个男劳力掌控。打稻机被踩得不停地转动着，发出轰隆隆的声响，犹如一首丰收乐曲，在田野回荡……

蔚蓝色的天空，没有一丝云彩，太阳向着天空的中央上升，光的热量随之在不断地增强。那年，我才十七。我不敢示弱，弯着腰，两只脚与小腿陷在烂泥中，浑身湿漉漉的，全是汗水和泥浆，上身厚厚的卡其衣裳湿透了，找不到一块干的地方，裤子湿透了，连系的皮带也湿的。脸腮颊挂满了汗珠子，像雨点般地直往下滴。我已觉得手脚酸痛。时间好不容易到了中午，队长下令，女社员两人抬一箩，男社员每人挑一担，将打下的湿谷送到村口晒谷场，然后，回家吃中饭。我也挑了一担湿谷，很沉，约有100公斤，从未挑过介重的担子，我咬着牙，深一脚，浅一脚地从烂泥水稻田挑到田埂上。这样挑一段路，歇歇脚，再挑，终于挑进了晒谷场。晒谷的几位婶婶看到我这副模样，惋惜地说:“十六七岁的人，正是读书的时候，这么轻年纪就参加农业劳动，多可惜啊!”说得我心里酸溜溜的。

我迈进家门看到祖母早已把中饭准备好了，狼吞虎咽地吃了两小碗番薯干饭，来到晒谷场旁边的一棵大沙朴树下，一边乘凉，一边等待队长分配劳动任务。队长披着补丁衣衫，口中还在咀嚼着饭粒，大伙围着沙朴树站在树阴下听队长分配任务。下午主要任务还是割稻、打稻，分配我跟着村里的阿定叔(堂叔)去耕田。

咸涩的汗水流入眼眶，睁不开眼

中午，烈日当空，真是“赤日炎炎似火烧”。堂叔叫我背上犁，牵着老黄牛，他背着耙，我光着脚，一齐向村外走去。我的脚踩在路面上感到发烫，老黄牛热得张着口，呼呼响，时而，老黄牛不听使唤，欲要走向河塘去洗澡呢。到了刚收完早稻后的空地上，堂叔将犁装好，开始耕田。堂叔耕了一支烟时间的田，将犁把交给我。在春耕生产时，我基本上已学会了耕田，于是，我接过犁把，熟练地耕起田来。火辣辣的太阳

晒得田水滚烫。没耕多少时间，我就珠汗滚滚，额头上咸涩的汗水流入眼眶里，眼睛被咸得睁不开。我不时地用两只袖管左抹一下，右抹一下地擦着汗。这么厚实的卡其衣服不时地湿了干，干了湿，留下一块块灰白的汗斑;用手在耳窝、下巴等处一抹，竟是细沙似的一层盐沫。我吆喝着驱赶老黄牛，犁头上不断地翻腾着泥巴，一个中午耕了一大片水稻田。

晌午时分，由于“双抢”时间宝贵，队里派人从蛟头街的包子店里买来了面包、大饼、糖糕之类的点心，分给参加双抢的社员，作为“点点心饭”(下午2点半左右，六横岛的农户要吃点心或饭，称为点点心饭，进而，下午农活可以干得晚些收工)。堂叔与我坐在河岸上的乌柏树下，边吃边歇，我感觉乏力，只吃了一个面包，仰面望着蓝天，躺在河岸的草堆上，感到说不出的舒服……

朦胧月光中，拖着疲惫身子收工

随着太阳渐渐西沉，空气也就慢慢变得凉爽一点，不过，依然不能驱散全身的燥热，不能吹干湿透全身的汗水。我再次振作精神，提高嗓门，赶着老黄牛，将这块水稻田耕完。直到晚上七点多钟，队长宣布歇工，堂叔要我牵着老黄牛，乘着朦胧的月光，疲惫地向着村庄走去。

我脱下溅满泥浆并被汗水渗透了的“劳动”服装，在井边冲洗着身子，觉得凉爽了许多，便回家吃晚饭。这时家家户户的院子里传来了碗筷声，飘来了酒香……祖母坐在我的身边，为我打着扇子，扇风、驱赶蚊子，还心疼地抚摸着我磨得红肿的肩膀。我很快吃完晚饭，来到村口晒谷场，给社员记工分。晒谷场上亮起了大灯泡，把晒谷场照得通亮通亮。一些男社员陆陆续续地来到晒场上纳凉、聊天。队长披着灰色的衬衫，嘴叼着一支香烟，手摇大蒲扇，来到我面前说:“今天，男女社员都记一工半工分，新参加‘双抢’的人员别漏下。”接着，转身向大伙说:“明天早晨4点钟拔晚稻秧。”我记完工分，交给队长过目，没错误，便回家睡觉。明天得早起，拔晚稻秧苗。

凌晨4点，拿着小板凳去拔秧

凌晨4点钟，我被祖母连唤带推从熟睡中吵醒。我用手狠狠地揉搓着睡眠惺忪的脸，努力地驱赶瞌睡，匆匆忙忙洗漱之后，拿起小板凳，跟着父母亲跌跌撞撞来到村口秧田，开始拔秧。拔稻秧也是有讲究的，一株株秧苗的根要洗得干净、整齐，插种秧苗时，一丛丛分苗就方便，也不会出现浮秧现象。人多好劳力。没多少时间，秧田里的秧苗被拔掉了一大半。天渐渐地亮了起来，一会儿东方泛起一片红霞，一会儿圆圆的红太阳升起来了。队长真会利用时间，亮起嗓门，在秧田里分配一天的劳动任务，

男社员及部分会种田的妇女种田;劳动力稍弱的和怀孕的妇女继续拔秧或者晒谷;年纪稍大的阿富伯负责送秧，将拔好的秧苗及时送到插种的稻田。队长分配我仍与阿定叔提早吃好早饭，去耙田，然后插秧的社员一到田头就可以插秧。队长把农活安排得有条不紊，环环相扣。

早上，社员们遵照队长分配的任务各就各位，我与堂叔很快将田耙匀、耙好，并且帮阿富伯一个一个地如抛手榴弹似的抛好秧苗。插种晚稻秧开始了，每人插种六株，既要插得匀，又要插得齐，还要插得快。由于，早晨比较凉爽，又是精力充沛，再加上大家各不示弱，插秧的速度很快，我直起腰板一看，已插种了十多米。有位婶婶提出要与旁边的一位男社员比赛种田，这时，田间的气氛再次升腾起来……

烈日下躬着腰插秧，如驮着火盆

夏日中午的太阳燃成了一团白火。它几乎“烤熟”了地里的谷子，“烧开”了田里的水。农田弥漫着难当的酷热，四周的热浪一阵一阵地扑来，插秧的田里的泥水也有些烫人，躬着腰插着秧，背如驮着火盆，面如对着蒸笼。身在田里，起初还有几分痛苦不堪的感觉，很快，就在累得麻木的劳作中适应了恶劣天气的折磨。看到送秧的阿富伯打着赤膊，人晒得黝黑油亮，似乎雨水落在身上，马上会滚下来，沾不上一点湿。插秧的婶婶说他似穿着一件棕色的不会破的衣服。阿富伯笑呵呵地打趣说，每年夏天不用洗衣服，还能省一件衬衣的布票及钞票呢。

午后，秧田里的水被灼热的阳光炙烤得滚烫。我以为拔秧是件轻松的农活，殊不知拔秧的几个女人同样受罪。那时，秧田里升腾起团团热气，坐在秧田里拔秧，就像置身在蒸笼里，汗水直流。“双抢”无论是干那种农活都是辛苦的。让人真正体会到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的滋味。

等到暮色渐起，我们拼命地插着秧苗，汗水不停地流淌，眼前展现的是一行行整齐绿色的秧苗。成群的蚊子又开始肆虐起来，聚集在人身周围，隔着裹着汗水紧贴身体的衣服，突然之间发动猛烈的攻击。忙碌的双手沾满了污泥，不能发挥任何抵抗作用，于是，全身只能无奈地饱受叮咬，那种又痛又痒的感觉真正是苦不堪言，这样一种煎熬要持续到晚上七八点钟，直至歇工。

“双抢”需要忙碌20来天，成熟的早稻谷全部收割下来，晒燥，入库;全部把水稻田，插上晚稻秧苗，这才可宣布这一年的“双抢”结束。

刚步入青年时期的我，参加了四年农业劳动，也亲身经历了4年的“双抢”。正是经历了这段生活的磨练，使我在之后几十年的人生里，再遇到任何劳心劳力之事，都觉得虽苦犹甜、虽累犹乐。

特别有意义的纪录片——我看《里斯本丸沉没》有感

□林上军

从开始放映到开始放片尾字幕，整整两个小时，比原先听说的要短，但作为一部纪录片，也不短了。

这是一位现已年届古稀的老人(看上去显年轻)——方励，历时8年辗转世界多地艰辛拍摄、艰苦制作的产物，从萌发念头至今，也有十年光景。

人生苦短。近十年，我们每个人都做了些什么？方励，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值得做、很有意义的事情。我赞同他的这一说法。

这其中固然也有爱屋及乌的因素。因为我是舟山人，因为我在东极住过三个月，作为一名记者，以前经常去东极采访；而且，关于里斯本丸事件，我写过多篇文章。

2019年10月，我在东极庙子湖岛上采访过方励。他说，关于里斯本丸历史的电影纪录片拍摄，除了他，估计没有更合适的人选，因为他的公司从事海底探测作业，他以前也拍过电影，而当年的里斯本丸号就在海底，这么多年了，应该寻找到准确位置，他有这个技术条件。

上述内容，在影片中也有表述。拿着运用先进技术成像的沉船投影照片，方励先后来到香港、英国、美国、日本、加拿大。

香港那位写过里斯本丸历史研究书籍的专家，成为方励打开尘封历史的重要突破口。尔后，他又通过报纸广告、电台直播等途径，联系上300多名战俘的后代。整部纪录片，重点就是围绕个别幸存者及诸多英军战俘后代的回忆、陈述，并通过搜集历史遗存的机密档案、录音、书信等展开，给观众一个比较完整的里斯本丸号船沉没前后真实过程，还原了二战历史中的一个重要事件。

为了拍摄，方励先后采访180多人，其中，150多人在境外。有时，为了听其中一个战俘的故事，方励专门去一个国家，去拜访一位老人，不惜血本。用他的话说:我们去采访，更多的不是从那里获得多少内容，而是去抚慰对方。电影中，有一个镜头，方励听到令他特别感动的故事——一战俘在信中把家庭重担托付给当时还不到5岁的弟弟，禁不住叫旁人拿来一支香烟，以缓解自己情绪。

整部影片，解说者都是方励自己，虽然有时候听上去普通话不是

很标准，但制片人以自己亲历方式出现，显得更加真实，更加感人，更加原汁原味。方励的一大优势——会讲英语，这就保证了其与幸存者、战俘后代的面对面无障碍直接沟通。由于方励是有情怀、有初心做这件事情的人，所以，访问战俘后代的交流，显得自然默契、真情流畅，提问也更能问到点子上、深入对方心坎里，勿用绕弯。

影片中，方励采访日本军事历史研究会会长的镜头令人印象深刻。方励问他，沉船时，日本军人扫射英军战俘，怎么评价？这名会长开始还有点回避，后来不得不说，这是非人道之举。

方励不断寻找能找到的战俘后代，里斯本丸沉船船长经田茂后代还是通过当地侦探社找的；他还找到了射沉里斯本丸的美军潜艇艇长的后代，让双方后代都出境讲述。近八十年过去了，有的战俘后代甚至不知道当年事情；有的知道，但讲起来恍如隔世；更多的泪流满面。事实上，对于战争，大家都是痛恨无比。就如最后的幸存者威廉·班尼菲尔德所说，战争是最丑恶的勾当。

但看看我们当下这个世界，炮火声依然不绝，局部动荡此起彼伏。所以，这部纪录片，其意义不言而喻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影片中关于里斯本丸被击沉后战俘在舱内的抗争，结合战俘后代的回忆；还有，舟山渔民面对日军扫射、英勇救援战俘的镜头，运用特别制作技术还原，难度很大，但制片者通过4年努力，还是突破了技术难关，尽量完美呈现给观众。

纵观影片，称的上是上乘之作，但是否很卖座，需要市场检验。无论怎样，这部历史纪录片，必将唤起更多人去珍爱和平、维护和平。而且我也相信，这部影片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会显得越来越珍贵。就在方励拍摄期间，个别当年事件亲历者、幸存者先后去世。少许有些遗憾的是，影片中，关于舟山这一面的内容呈现还不够多。或许制片人如此安排处理有自己的考虑，接下去的事情，需要弥补的遗憾，正是舟山市将要做的。

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、坚持世界反法西斯正义事业，弘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，讲好中国故事、传播中国声音，构建对外话语体系，展现可信、可爱、可敬的中国形象，我们任重道远。

